

Buddha's eye

尼泊爾薩迦法會人道醫療援助散記

◎文 / 家醫科 魏玉亭

你曾聽過尼泊爾嗎？那個遙遠而神祕的國度，山很高，高到觸及穹頂，是最接近神的地方；可惜雲太厚，厚到人間的苦難無法上傳天聽。

沒錯，我正要前往尼泊爾，一個低度開發、沒有工業的地方，政局動盪，天災頻仍，醫療資源跟土地一樣貧瘠，新生兒和產婦死亡率高得駭人，一般人活不過七十歲，結核等疫病風行。千百年來就這樣，眾生順著命運，在輪迴的流沙中安然地生老病死，在一世世的折磨中完滿靈魂的修行。

此行高舉著國際醫療服務的大旗，新手如我，有點心虛，一次次地叩問：我究竟是誰？我為何而來？停留短短十日，到底是誰在觀看誰、誰在幫助誰？在收拾時，多所遲疑，設想種種可能發生的情況，物品一件件地被塞入行李。我想，我的心情跟行李一樣沉重。

相比之下，對許以霖醫師和吳政龍醫師來說，就從容多了。負責國際醫療事務多年的助理宛真和筱嵐，早就依據清單，俐落地募集、打包必要的物資。

在困惑中，我踏上萬里的行程。

因緣

真要說清楚為什麼我們會現身此地，這也要說上好長的一段故事。

與我們交流的單位是薩迦教派，是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之一，起源於九百多年前，當時的宗教領袖改革既有的教派，在薩迦地方建立薩迦寺，逐漸形成薩迦派，因供奉的本尊酒喜金剛有青、白、紅三面色，寺院牆壁也粉刷上這三色的線條，俗人稱薩迦教為「花教」。

西藏政府流亡後，薩迦法王落腳尼泊爾及印度邊境，弘法之餘，建立寺院、佛學院及屯墾區。每年冬季，薩迦派在佛陀誕生的聖地——藍毗尼園（Lumbini），舉行為期十日的 Sakya Monlam Festival for Peace，官方的中文網站稱之為「普賢祈願吉祥大法會」，念起來拗口，在我的理解，這是一場薩迦教徒的年度盛會，上萬名的信眾在法王的引領下禮佛，虔誠禱祝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、世界和平。

當來自四方的信眾，大批湧入藍毗尼園這個小園區，吃喝拉撒睡都必須在此解決，難免密集交流了來自四方的病菌。法會緊急醫療的設置以及傳染病的控制，勢在必行。彼時，成大醫院身為一級醫學中心，肩負發展國際醫療的使命；在台灣的薩迦派信徒，

同時也是醫學生的鄭同學（現已成為急診醫師），媒合法王和成大醫院的團隊，促成林志豪醫師及許以霖醫師在 2008 年到法會會場探勘、評估，2009 年正式進行集會的人道醫療支援，家醫科自 2010 年開始參與，至今，是成大東南亞醫療服務團第六次的出團。

安得廣廈千萬間

飛機穿越雲端，輾轉經過香港，在深夜抵達尼泊爾首都——加德滿都。

這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古城，鮮少土地被柏油阻絕，路雖窄，人車照樣川流，小販席地擺攤，大家的頂上工夫了得，用頭扛起生計。牛馬羊雞狗豬大刺刺地漫遊，風塵滾動，混雜各種氣味，女人們用紗麗掩面速速走過，男人們則叼根菸、踩著重型機車，甩頭在市區裡奔馳。進口跑車和二手車、三手車成為對比，巴士塗上了鮮艷的圖案，老舊的公車噴著黑煙，車掌掛了一半的身子在車外，賣命招攬生意。這裡紅綠燈不多，靠的是喇叭、膽量以及長年的默契。

在首都的任務很明確，主要是到薩迦教派成立的空行大慈禪修中心尼寺院、打塔拉寺和老人院服務。

尼寺院和喇嘛廟專門收容有心向佛的孩子，尼寺院皆為女眾，喇嘛廟則為男僧，附近人家若養不起小孩，會忍痛把小孩送到寺廟，於是，一群貧困的人們，終於有了依靠，年長的照顧年幼的，親密生活，相濡以沫，

也加速皮膚及飛沫傳染病的盛行。

我們能做的有限，以我們想像中能夠幫上忙的方式。我們為每個院童製作病歷簿，在短暫的半天裡，完成生長評估、保健篩檢、醫療評估、疾病診斷與投藥，並衛教寺院管教人員關於疾病後續的處置與照護。至於個人病歷，則留存於該寺廟，以利往後診療的醫師得到更多的資訊，盼望藉此提升健康照護的品質，兼顧醫療的完整性與連續性。這些旺盛的生命，就像春天的野草，即使沒有我們的灌溉，只要一點點的水、土和陽光，就可以頑強地長大。

老人和小孩，實在是很不同

關於我們即將前往的老人院，是由一位寡婦創立，她奉獻自己的地產，照料其他更孤苦的長者。老人院位於路邊陋巷最深的地方，巷寬僅容一人，兩側則是蜿蜒、不平整的磚牆，一不小心，手肘可能被磚頭的稜角劃破。磚牆是民宅的延伸，窗邊懸吊雜物，我們扛著醫療用品、空白病歷，當然還有比醫藥更實際的麵粉、白米、油、鹽、肥皂、洗碗精、掃把、拖把、水桶、毛毯等民生物資，藉著篩落的天光，閃躲地上俯拾皆是狗大便。穿越幽暗，倏然寬敞，在荒地上，一棟四層樓的老房子就在眼前。

老房子的牆面斑駁，每個房間都小小的，多人共用一間，隱約飄散淡淡的霉味。一位婆婆不願意和其他人共同居住，寧可在屋外搭帳篷，靠一盞黃燈，度過一個個寒

夜。

生鏽的鐵梯外掛在牆上，是唯一往上的道路，踩起來，每一步都覺得晃。頂樓是鐵皮加蓋，四面由玻璃窗圍繞，中間則是兩張大桌子，作為吃飯、聚會的用途，最裡面則是開放式的簡易廚房，流理台上擺滿瓶瓶罐罐。往窗外望出去，天很藍，白雲緩緩舒捲，透著亮光，不遠處，一棟豪宅矗立，起碼有二十層吧，和謙卑的聚落形成了不協調的感覺。

我們運用中間的大桌，架設護理站。居民們就這樣顛簸地上來，老人們的臉，被困頓一刀刀刻畫，不到七十，看起來經歷百歲的風霜。住民們算是幸運的一群，至少還有建築物可以遮蔽，他們同時也是缺乏醫療資源的一群，共病多，但連吃飯都很艱難了，更何況吃藥。

從前讀過連加恩的一篇文章，在較落後的國家看診，常常是以下四種情況的排列組合：我們無法檢查但是可以治療、我們可以診斷但是不能治療、我們可以治療但是在你的國家不行、在你的國家可以治療可是你可能付不起。在老人院的三個小時，實地經驗他所陳述的情境。

相對上，能夠介入的是急性病，諸如呼吸道感染、腸胃炎、上腹痛等等，藉由診察，藥物的確可以達到適度的緩解，減少疾病帶來的痛苦和不安。

針對肌肉骨骼關節的退化和疼痛，短短

的時間，我只能節制地告訴住民們一些自我復健的技巧，奉上酸痛藥膏，聊表心意。

而檢傷篩出了不少高血壓和糖尿病，對於這些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，這是我們家庭醫學科的強項，但，要在此時此地，跟他們高談生活習慣的介入，我也覺得彆扭和冒失，畢竟不全然了解他們的生活背景。幫我們安排行程的法音師認為，從前藏人生活在高山上，對熱量的需求較高，流亡到尼泊爾後，生活不若以往耗費體力，飲食的習慣卻沒有隨之調整，長久下來，造成代謝性的疾病。這些住民是經濟上的弱勢，要具體做出生活上的改變，著實困難；要付出金錢尋求藥物的醫治，是一大負擔。我能做的，是簡單介紹疾病的本質，促進個案對疾病的認知，鼓勵他們尋求當地醫療的長期協助。

印象最深的是一雙腳，老婆婆拄著拐杖，示意我她有下肢的困擾，她的雙腳由白紗纏繞，呃，白紗其實已經泛黃，透著乾涸的膿漬，有深有淺，紗布和傷口糾結在一起，若使力過當，極有可能扯下一塊皮。我彎著腰，用生理食鹽水和棉棒，緩緩地，將紗布和傷口剝離，暴露出大大小小的潰爛，滲著膿和血，飄散異味。難道是紗布和棉棒太珍貴、而不得不節省換藥的頻率？或是天真地以為把傷口覆蓋，隔天就會自動修復？可惜我沒有神力，可以立刻為這雙腳帶來奇蹟，我反反覆覆地用生理食鹽水沖洗，希望至少能把棉絮和髒汙沖走，婆婆似乎麻木，

並沒有發出任何關於疼痛的聲響。最後，我用棉棒把水吸乾，笨拙地，在傷口抹上厚厚的使皮新，默默祝福這雙腳，心一橫，用紗布掩蓋傷口，護理人員熟練地幫我用膠布固定。

最後，我們把隨身攜帶的紗布、膠布和藥膏全數留給她，追加兩週的口服抗生素療程，透過翻譯，向院方照護人員解釋應該怎麼換藥，強調至少要每天規則換藥觀察傷口，希望她們代為看顧這雙瘡痕的腳。

佛陀的誕生地

消息說，藍毗尼大霧籠罩，飛機停駛。

為了如期趕赴法會的醫療支援，我們改乘小巴士。巴士實在很小，行李箱只能勉強堆疊在車頂，蓋上一層帆布，再用繩子綑綁。事先被告知三百公里的車程，長達八個鐘頭，崎嶇難行，出於恐懼，清晨五點一上車，每個人都果決地吞了暈車藥。

不曉得是連日的疲勞，抑或是藥物的作用，整車的人沉沉睡去，錯過了一路的風景。醒來時已是午後，全身僵硬。

一下車，佛樂繚繞，在預定住宿的民宿旁，有幾個攤販，賣著佛器。放眼望去，數棟現代化的民宿錯置在田野中，垃圾就堆在旁邊的土地，牛羊犬貓則低頭翻找垃圾堆裡的東西，孩子們在田埂上玩耍，順便看管這些牲畜。見我們走向民宿，幾個光著腳、衣著襤褸、個頭及腰的小朋友本能地衝向

我們，仰著頭，攤開掌心，喊著「money，money！」我們報以微笑，快步走進民宿。安頓行李、清點物資後，我們步行進入園區。

時近午後四點，天色漸暗，灰茫茫地，分不清是暮靄抑或是沙塵。繽紛的三輪車排列在園區入口，有的車伏累了，橫躺在乘客座椅上休息，見我們靠近，立馬端正儀容，跳下車熱情地招呼，畢竟這個月是一年中少數的旺季。

路的兩側是樹林和小溪，溪邊有僧侶沐浴，還有鄉民悠閒地釣魚，樹林間設有簡陋的棚子，作為臨時廁所。

路的盡頭是鐵絲圍籬，頌聲傳來，時有鐘響。告示牌上寫著：「扎西然登寺」(dharma swami maharajbuddhavihar)，這是薩迦教派的舊廟，與世界遺產之一——釋迦摩尼誕生地比鄰，先前幾次的法會則是在不遠處的新廟舉行。這是我們第一次在舊廟進行醫療支援，必須考察硬體設施，做妥善的規劃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釋迦摩尼是印度人，何時變成尼泊爾人呢？原來，藍毗尼園本是屬於印度，後來英國殖民印度，一場戰爭將土地劃給了尼泊爾。看來，政治的影響力龐大，造成人事的更迭和國土的變遷，比較起來，宗教的力量卻可以深植人心，持續兩千五百年之久。

舊廟是座兩層樓的建築，一樓是米黃

色，二樓則是磚紅色的外牆和窗戶，兩層以白色為交界，鑲嵌著宗教的圖騰。舊廟周邊由綠色的灌木環繞，黃、綠、紅、藍、白五色經幡懸掛在戶外，風吹幡動，更增添了寧靜和莊嚴。

去年，醫療團使用一套南區緊急醫療研發的看診系統，在檢傷處，護理師用筆記型電腦建置病人的基本資料、生命徵象及主訴，並印製姓名條碼，貼在手圈上，至醫師看診端，僅需使用雷射感應，即可讀取患者資訊，當場記錄病歷、開立及列印處方，病人再憑處方至藥局領藥、接受護理師的用藥指導。許醫師說，去年的流程十分順暢，使用起來得心應手，所以今年比照辦理。

對我來說，這套設備的缺點是為每個同仁增加五公斤的負重，但好處是能夠正確的辨別病人的身分，並且撈出重複就診的病人，追蹤前後的病況，畢竟我不是當地人，先入為主地以為，每個穿著袈裟的大叔都似曾相識，熱切地想來討藥。

考慮電力的供應，經過法音師的初步交涉，院方允許我們在大殿外面的桌椅擺設醫療站。另外，由於語言不通，法音師找來佛學院的學生，當作我們的翻譯。看來這一切都已安排妥當，我們也安心回民宿歇息。

晨霧中的祈禱

一早，天還是暗的，霧濛濛的，窗外就傳來吟唱，路上很多穿著橘紅袈裟的僧侶前往會場，開始早課。

我們隨後也到了會場。昨日傍晚規劃的場地，臨時遭到了否決，院方認為我們在大殿門口架設醫療站，將會聚集人潮，阻礙人員的通行。

再次交涉，醫療站挪到斜對角平房外的廊道下，原本在廊道下喝著酥油茶聊天的喇嘛們只得騰出空間、讓出桌椅。許醫師也很快地規劃看診動線，拉好延長線，讓無線網路分享器可以運作。

開始看診

剛剛在廊道下的喇嘛恰巧佔了天時地利，搶了前面的就診順位。翻譯們好奇地看著我們用著先進的電腦設備，讀取病人手圈上的條碼，我熱心地為他們解釋這套系統的原理到一半，「啪」一聲，網路斷線，無法讀取任何資訊，原來是跳電了。

電壓極度不穩定，跳電在尼泊爾是家常便飯。萬萬沒想到舊廟的電壓比新廟更不穩定，每隔十分鐘就跳一次電，大幅影響到看診的效率，候診的病人越排越長。許醫師果決地下了指示：「回歸紙本作業」。

所幸這些突發的狀況，許醫師和吳醫師都有備案。我們收了電子儀器，拿出事先印好的病歷紙本，面不改色地繼續看診。

就診的病人多是穿著袈裟的男僧或女眾，少數是小孩或外國人。病人說著各種語言，有中文、英語、藏語、尼泊爾話、各種印度方言，常常翻譯傾聽到一半，搔搔頭，

呼喚隔壁的翻譯幫忙傳達，隔壁的翻譯不行，就換對面的上。翻譯把各路語言翻成英語，我們再用英語詢問，翻譯再翻回各路語言，來回交流，比手畫腳，有時不免懷疑，這樣隔著一層詮釋及演繹，會與原意差距多少呢？

所幸前來就診的病人，多數是輕症，根據事後的統計，今年度的就醫病患主訴前三名為咳嗽(28%)、膝關節疼痛(25%)、下背痛(16%)，臨床診斷前三名分別為上呼吸道感染(25%)、關節疼痛(25%)、肌肉酸痛(22%)。這些統計跟歷年的資料相差無幾，這也是可以想見的，大型集會難免透過飛沫傳染，導致上呼吸道感染的流行，對於這些上呼吸道感染的個案，我們發給口罩，提醒洗手的重要性。而長時間的盤坐及跪拜，難免造成肌肉骨骼的不適，我們也藉機提示一些放鬆的技巧。

眼睛是靈魂之窗，出家人在油燈下苦讀，讀出了壯闊的佛海，可惜年紀輕輕，罹患近視眼；高山上陽光刺眼，年紀長了些，演變成白內障。對於這些眼睛的困擾，我們可是讓他們失望了，簡單告訴他們可能的原因，請他們到當地的醫院就診，做詳細的檢查及處置。

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，在清潔不便的地方，難免細菌、真菌入侵造成感染，或是發炎。透過藥膏與口服藥物，給予短期的症狀控制，最重要的還是衛教杜絕上游的病

因。

少數，也有需要動手的時刻，比如膿瘍，許醫師切開了很多個爛了很久的膿包，有的在臉上，有的在屁股，有的在腹部。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阿婆，主訴某顆牙齒動搖，想要拔牙，許醫師戴著手套，仔細評估口腔狀況，確認動搖的牙齒，「刷」一聲，幫病人摘下了牙齒，讓病人咬住紗布止血，並且讓病人留下來觀察，確定止血後，再交給病人預防性的抗生素。

這樣看診下來，團隊一天也服務了一百多個病人。別小看我們只處理輕症，其實此行除了一對一的醫療布施外，最重要的還是公共衛生的介入。

歷年有傳染性腹瀉的爆發，經過疫情調查、投藥以及衛教，才阻止疫情的擴大。並且，團隊向法王建議衛生環境的改善，比如，先前民生帳篷區是沒有廁所，僧眾直接在帳篷旁邊挖洞上廁所，也沒有洗手的習慣；後來，法王在離帳篷區有一段距離的地方，搭設了洗手間，設有洗手台，先前在寺廟舉辦的衛教活動也十分強調洗手的重要性。

所謂「病從口入」，法會的供膳區，也是疾病防治的一環。伙食皆是由露天的廚房統一準備，免費提供給參與法會的信眾。有人砍柴生火，有人處理食材；廚工從遠處挑水，注入水桶，再把簍子翻轉，讓食材浸泡於水，洗清淤泥，濾乾，由其他廚工在砧板

上切剝，最後由廚師把備料加入大鍋裡快炒或是蒸煮。上桌後，信眾依序打菜，飽餐一頓後，殘渣就直接倒在營區的土地。

廚工的衛生和健康，直接影響到營區信眾的健康。我們一一對廚工進行問診，聆聽他們身體上的不適，再次確定他們是否有急性腹瀉的症狀。所幸，多數廚工抱怨腰酸背痛，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傳染性腹瀉的個案。

夜間巡診

忙了一天，某日，法音師邀請我們到新廟，享用法會的供膳。

下診收拾好，天色已經沉了，迎著清風，頂著星輝，我們由舊廟步行到新廟。

新廟和帳篷區僅隔一條馬路，食物就盛在鍋子裡，由廚工送來新廟廟口，簡單擺了桌椅，自成一個小型供膳區，提供食物給新廟區的人員。

今天的主食是螺旋麵，佐料是紅醬，湯是玉米清湯。廚工問我敢不敢吃辣，我說敢，他馬上殷勤地盛了兩匙滿滿的紅醬。找了張桌子坐下，靠手機內建的手電筒當燈光，才看清楚碗裡的紅醬，是鮮紅的番茄辣椒素醬，才嘗一口，辣勁上衝，熱汗直冒，眼淚滾滾。

我撥開辣醬，把湯倒到麵裡稀釋辣味，勉強把麵吃完。

法音師邀請科內的黃耀仙學姐和我到帳

篷區走走。帳棚區緊鄰供膳區，搭設各種顏色的帳篷，帳棚的間距約兩人寬，走起來覺得窄。燈光昏暗，地上凹凸不平，需要用手電筒照著腳前，小心地走。

突然間，有人叫住我們：「醫生，你們可不可以過來一下？有人需要幫忙。」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醫療團的翻譯——一位女尼。她著急地說，她的同伴，從昨天開始就一直發燒，噁心嘔吐，吃不下，本來想請同伴白天時到我們的看診區接受診察，但身體虛弱，整天躺在帳棚裡。

帳棚頂頭吊著一盞黃色燈泡，電壓不穩，忽明忽滅。床位分成左右兩排，每床棉被緊鄰，一個帳篷起碼可以容納二十個人吧。

一個孱弱的身體蜷在被子裡，問診後，我們認為是急性腸胃炎，告訴她可能的自然病程，叮囑她保持足夠的水分攝取，並請她和團員們注意食物飲水的清潔及個人衛生。最後，耀仙學姐從背包裡掏出了個人藥品，給予她症狀治療的藥物，交代服用的時間及方式。

她們本來驚慌的臉色，變得鎮定而有信心。我想，這就是醫療的本質吧。

瞎拼時光

終於到了最後一天。我們在下午提早休診，清點剩藥，列出清單。還有民眾依依不捨，希望我們再留下來服務，畢竟西方醫療

在這裡，稀有而珍貴。更難得的是，透過與法王的合作，讓藏民逐漸接受西藥，幫忙一些人們減輕身體上的痛苦，得到安慰。

運氣很好，濃霧散去，我們如期坐上國內班機，回到加德滿都。先在旅館裡住一晚，等待隔天晚上返回香港的飛機。多了一天的緩衝，把握機會在市區逛逛。

早晨下起了雨，髒污瞬間沉澱，空氣清新了起來，心情也輕盈許多。在尼泊爾，冬天是乾季，雨，實在是罕見，居然被我們遇到了。

跟法音師到廣場繞塔，法音師專注地念佛，轉著牆上的經輪，我們則興奮地拍照。這邊是觀光區，紅磚道上都是濕的，水窪一畦畦，人走過，留下泥濘痕。灰色的鴿子一群群，停歇在塔頂、路上，汽車靠近，整群飛起，揚起一陣風。

廣場周圍是商店

兌幣店把匯率寫在小黑板上，每家都號稱自己最優惠，比價之後，我們豪氣地把手頭所有美金換成盧比；水果店把各種水果堆成小山，展現著數大便是美的氣勢，屋簷懸著串串香蕉、蘋果、橘子、石榴、葡萄，顧客直接挑選，等待片刻後，可以喝到鮮甜的果汁或是「拉西」（Lassi，一種特調水果優格飲料）；器皿店也把鍋碗瓢盆水桶竭盡所能地掛滿門面、從地上疊到屋頂，銀色的金色的青銅色的乃至廉價的紅藍綠等塑膠製品，就是為了吸睛；工藝店擺出了大陣仗，

小到線香、項鍊、戒指、耳墜、手環、鑰匙圈，中到佛教寶器諸如頌鉢、念珠、法輪、海螺、拂塵、金剛杵，大到燭台、彎刀、木劍、面具、人偶、神像，一一排開，琳琅滿目。

茶葉店的主力是散裝和精裝的茶葉，有紅茶、綠茶、烏龍茶、茉莉花茶、馬薩拉茶（香料奶茶）、帕坦茶、薑茶、檸檬茶等等，有的簡單用紙盒包裝，有的外觀是小巧的絨袋，有的是雕工精製的木盒，散裝茶則在銀貨兩訖後，秤重後裝進錫箔袋，用機器封口，有的茶葉店還兼售高山咖啡、蠟燭、精油等。書報店的架上，整齊地擺著觀光手冊、地圖、明信片、手作月曆、手工筆記本、燈籠、燈罩、紙雕，少數店家還有精緻的畫作和唐卡。

美妝品是女孩們的最愛，Humalaya 是鄰國印度的大品牌，宣稱「嚴選來自大自然珍貴的草本植物，致力於將流傳五千年的古老神秘的阿育吠陀療法，結合現代醫學科技，幫助人們持續追求更健康、自然的生活。」更重要的是，它的產品在尼泊爾的價格實在是親民，觀光客們總是會掃走大批的眼霜、護唇膏、洗面乳、洗髮精、潤髮乳。眼線筆也是熱門商品，很多的女人和小孩，描上黑色的眼線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看起來純真而無憂。

登山用品店三五步就一間，販賣著各種神奇的裝備，自稱 GORE-TEX 材質，價格

令人心動；禦寒的毛衣、毛帽、手套、毛襪、毛鞋也是熱門商品，以羊毛氈一針一針密密縫製而成。

重頭戲就是買圍巾了。這也是大家期待的一刻。

圍巾店的密度很高，喀什米爾羊毛圍巾一條條地飄在門面，絢麗華貴，摸起來柔軟而溫暖，勾起內在交織的虛榮和衝動。店內的三面牆，多是以木櫃訂製，櫃子與天花板等高，完全沒有浪費任何的空間，圍巾和披肩被分門別類地收在一格格的櫃子裡。

仔細詢問起來，也是價差很大。每個老闆的個性不同，有的剛強，有的圓滑，初到尼泊爾的我們，得到很多練習講價的機會。

經許以霖醫師的門路，來到前幾年團購過圍巾的優質店家。老闆是個蓄鬍的中年男子，皮膚黝黑，一見我們進來，笑臉迎接，問我們要喝奶茶、馬薩拉茶或是紅茶，算好數量，跑到對街，稍後，他用托盤端了十幾個瓷杯裝的熱飲回來，一一奉茶。

暖身完畢，撤走杯子，空下店內正中間的大桌子，老闆先簡介商品，這裡有賣喀什米爾羊毛圍巾、絲巾、犛牛圍巾、混紡圍巾，就顏色來說分成素色和花色的，就尺寸而言分成大中小三種，接著解說如何辨別喀什米爾羊毛圍巾的真偽，他拆下一件羊毛圍巾的線頭，用火柴點燃，蛋白質分解後，硫的焦臭味瀰漫在空氣裡，這就是羊毛的印記，化學塑料是不會有這樣的味道的。

再來進入了重頭戲，他一類類的推薦商品，拆下塑膠封套，把一條條的圍巾展示在大桌上，詳細說明特色，讓大家觸摸質地，喜歡的人就喊聲收在手上，好幾輪下來，大桌和桌旁的地上，堆得滿滿是圍巾，一片狼藉。

聽累了，那就自助挑圍巾。每個人的手上都是圍巾，多到拿不動，先放在地上，越拿越多，堆成了一個小丘。老闆則使出渾身解數，永遠有新貨可以介紹。

最後，就是結帳時間了。我們與老闆稱兄道弟，軟性拜託老闆化整為零，希望老闆開心地賞我們好價錢。

可能我們這團真的買很多，老闆眉開眼笑地回饋給我們新錢——小面額的盧比，讓我們沾沾喜氣，分享快樂。

尾聲

午夜，我們趕赴機場，勉強吃頓飛機餐後，在隆隆的引擎聲中睡去，醒來，已是隔天早上，陽光刺眼。

仔細回想起來，走訪過數間藏廟，建築的樣式極為類似，巨大的白色圓拱上，豎立著方形金色的塔，每面都畫上了一雙慈悲的眼睛，喚作「佛陀之眼」(Buddha's eye)，看照著四方眾生。

我想，在神無法觸及的地方，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連結，用愛把厚重的雲撥開，才發現，原來，神性就在每個人的眼裡。